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十一月十一日

清議



第三十二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O. P.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二册目錄

本館在横濱山下町（即舊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論美非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

哀時客稿

百年以前。法國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爲全地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我中國人茫乎杳焉。無一人知其影響者。三十年以前。普法之戰。俄土之戰。亦爲歐洲非常之舉。而我中國人號稱先覺者。僅聞其名。若有若無。此無怪其然也。其關係實淺鮮也。三家村田舍翁。戶以內即其小天下。雖中原逐鹿。劉興項仆。蜩螗羹沸。而彼一無所聞焉。無關係也。病痳木者。爇其手。螫其足。恬然無所痛苦焉。無關係也。夫人苟能與他人永無關係。則一身以外之事不聞可也。國苟能與他國永無關係。則一國以外之事不聞可也。

人類肇生之始。人之與人。國之與國。皆無關係者也。然爲生存競爭之力所驅迫。有使之不得不關係者。我不關係人。人將關係我。絕之無可絕。避之無可避。而關係起焉。競爭之力愈盛。則關係之界愈廣。此理與勢之無可逃者也。嗚呼。自輪船鐵路電綫既通。而地球之面積日縮日小。而人類關係之綫。亦日織日密。以今日美國與非立賓之戰。英國與杜蘭斯哇兒之戰。以與前者法國革命之役。美國獨立之役。普法之役。俄土之役相比較。其事之孰大孰小。不待智者而辨矣。雖然。前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毫釐之微。今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



若邱山之重試一言之。

一美非之關係中國以其勝敗爲關係美之構難於非立賓也實美人經略亞洲之第一著也美國自開國以來守閉關獨立主義不與聞他洲之事近歲以來爲生存競爭之力所迫不能不伸其遠蹠於西半球之外於是一舉而干預古巴再舉而合併檀島三舉而經營非立賓比者瓜分中國與歐人均霑利益之議且明見諸公文矣今茲之役使美國而勝則太平洋東西岸（西岸本國東岸非立賓）與中央（檀香山）之海權皆歸於美國之手美人用非立賓以經略中國東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歐洲列雄而我臥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非立賓之逐西而抗美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興民權之初祖也非立賓而勝可以爲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且非之統領與吾中國有關係（阿君鴉度之外祖母中國人也）其將帥且多支那產焉非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者非而獨立則太平洋東岸有新興之國二（其一日本其二非立賓）與我中國相提攜而爲之屏蔽中國有豪傑起整頓國勢此二國者皆我援矣合力以抵禦歐勢之東漸歐人雖强其能無畏

故非立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之勢此其關係者又一。

英杜之關係中國不以其勝敗爲關係俄人之經略中國也以西比利亞鐵路爲最大關鍵。然其工程浩大俄人之財力不能成之故假之於法法人之力猶不足以給之故近者與英協商又欲假之於英英之力固足以應俄人之求者也英一旦有戰事今豫算戰費已三千六百萬磅有奇其結局或尙不止此英之國力旣困於此則二三年內未必能有其餘以假諸俄人如此則西伯利亞之鐵路不能成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緩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雖然俄德法之眈眈逐逐垂涎於中國也久矣所以不敢先發者恐英國之議其後耳今英有戰事而俄法遂得乘間而猝發俄人之於高麗之馬山浦也於阿富汗之鐵道也皆乘英杜之戰之影響而起者也而法國遂亦卒然有廣州灣之事此事之結局雖未知如何然擒我道員奪我兵船勒令黜革兩廣總督（此皆据十月十五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載北京特電之言未知確否）其雲頭之獰惡似比於德人膠州之役猶過之頃法國爲此事特開臨時議會或者因英人有事於非洲不暇東顧而乘機以圖捷算亦未可料也如法人有異謀俄德必緣之而起英人救護不及從而

保有其勢力範圍而已如此則中國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又一

此兩事者地球現時之最大問題也各國報紙無日不記載之討論之然我中國人關心之者蓋少矣其不關心也謂其與我無關係也而不知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嗟乎群雄紛紛全局泯泯牽者一髮動者一身猛虎在門仇敵比隣我其昏昏人其欣欣夫菲立賓與杜蘭斯哇兒猶其小焉者也憂國之君子或將有感于斯文

論剛毅籌款事

哀時客稿

逆賊剛毅南下從事搜括既閱數月直道在人公論難掩滬港各報或聲罪致討或冷嘲熱諷既已不一而足而淸議報猶闕然闕報諸君子以大義相責者蓋紛紛焉曰此而不論淸議之謂何矣是以哀時客一論之論曰

剛毅者何如人也囚我　聖主彼實爲獄卒戮我六賢彼實爲劊手新政行而復廢彼實爲炸彈之藥中國存而遂亡彼實爲催命之符若而人者不知其與我四萬萬同胞有何仇敵而芟之刈之鬱之割之轢殺之活埋之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其極也舉國懷忠抱義之士

皆思得其肉以爲食。曾不自戢。猶復悍然狠顧而虎眈以朘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吸我血以供滿洲逆黨之驕侈淫泆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剛毅之籌款何爲乎。曰今年戶部開銷出入相抵尙不足二千二百萬有奇。故以西后之命搜取之於民間也。此二千二百萬之缺乏何自生乎。曰國債與兵餉二者爲其大宗也。哀時客曰。不語及此則已苟語及此而猶不怒目切齒者必非人類也。夫中國何以有國債以敗於日本之役也。以中國之大而何以敗于日本。豈非西后與滿洲逆黨實執其咎哉。糜海軍巨萬之款以築頤和園一旦軍興有國不顧有民不謀擅以我同胞公共產業之土地割與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資財獻與他國不惜擲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以易其頤和咫尺之地其剝民財之法也於第一次云息借商款非惟無息而本錢亦皆爲黃鶴乃給一臭腐不值一文之虛銜封典以了事於其第二次也使各省攤派借款大省數百萬小者亦數十萬曾不一語言謝於其第三次也設昭信股票婪索橫掠詢其所用則以千萬修天津行宮號爲閱兵以謀廢立今者逆賊剛毅之舉乃其第四次矣而今次之最大目的。尤在兵餉一事。夫兵者國之大政也。有國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餉。夫孰得而非之。雖然亦視其所

以練兵之意何在耳凡國之有兵也所以禦敵也非所以制民也故泰西言政治學者謂凡屬國民人人皆有當兵之義務人人皆有出資財爲國養兵之義務凡以兵也者所以保國民之生命財產者也人人出其力出其財以保一國之生命財產實不啻自出其力自出其財以自保生命財產也若今日滿洲逆黨之意則何如其練兵也非以敵外寇也乃以壓內亂也故彼等常言曰防家賊又曰吾之兵力拒外國不足勦土匪有餘矣嗚呼此何等心此何等言也侵掠吾民之生命財產以爲己有懼民不服又使民出其力出其財以助凶燄而自束縛自壓制其用心亦云險而用術亦云巧矣而况榮祿之練兵數萬又實爲操莽逆謀之地步也嗚呼國家歲入所以不足二千二百萬者以此之故逆賊剛毅所以南下者以此之故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逆毅之在江南也胠篋得二百餘萬其在廣東也初云二百餘萬今聞又將倍之且歲供焉若此者皆絞我同胞之膏血而得之者也雖然其文飾之則有詞矣曰我朝深仁厚澤自康熙以來守永不加賦之諭至今不渝今所取者官吏之宦囊也商賈之贏利也非取之於民也哀時客曰此掩耳盜鈴之言也而我民信之抑何我民易欺之甚也夫官吏之視差缺也

以爲市道耳天下豈有自備資斧而來做官之人哉政府取諸官吏官吏不取諸民將何取之此猶使人爲盜自分其贓而曰我非盜也狙公飼狙朝三暮四其伎倆何以異是若夫取諸商者尤直接而剝小民之血汗者也泰西資生學家言於入口稅猶不當重抽之謂其所抽之重稅仍出我民之買物者自出之也如彼逆數之在廣東也合七十二行會商使之報效不知者謂其所取僅在各行之富商也曾不思我全省小民日用飲食起居百物豈有一件不仰給於七十二行者彼七十二行每年報效此巨款不取償于買物之人於何取之是不啻向我全省數千萬人一一紾其臂而奪其食也不見乎數年以來百物騰踴而謀生度日之難過於前此數倍乎是皆由彼滿洲逆黨第一第二第三次之搜括使然也而我民猶夢夢然不知其來由是可歎也今者洋銀一圓糴米不滿三斗矣百斤之柴値銀四錢矣自今以往我省每年更出四五百萬金以供逆黨之浪費吁嗟乎傷哉其何以聊生而況彼谿壑之慾永無滿期後此之加索正未有艾也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吁嗟乎傷哉彼逆黨者豺狼之性狐狸之行以食肉吸血爲本業吾無責焉獨怪我同胞國民何故甘心以其自竭才力自揮血汗千辛萬苦所得之資財必盡獻之於豺狼狐狸之手

然後爲快也鄉間土財主數十年爲守財虜視一文如命一旦涉訟不惜傾家以奉有司焉代其子弟買案首十名內買關節買薦卷一擲數千不惜焉捐官捐銜捐翎捐頂捐封典一擲數萬不惜焉其高者認地方州縣候補官爲恩師其下者與門上跟班三小子拜爸兄弟罄已所蓄任其取携不惜焉即遊商於海外者其通達時務發憤國事之人雖所在多有然亦有所謂頑固者流視公使如天視領事如神視翰林進士秋風客如菩薩平日一毛不拔惟此天也神也菩薩也勒捐之誆騙之則摩頂放踵以事天神菩薩不惜焉嗟乎入一名學中一名舉領一箇虛銜受一軸封誥得地方官吏之一盼受秋風客之一聯一硃卷見所謂中堂大人者一面請一安唱一喏究竟於自己有何益處乃不惜割棄其生平所最疼最愛之心肝兒肉兒以易之欲不謂其無自立性焉不可得也試觀外國之民何如我國之民何如外國之商何如我國之商何如然則逆賊剛毅之流不過因我民之有此奴隸性而善用之耳於彼乎何尤

使以彼輩巴結官場巴結奴才孝敬外江佬滿洲逆黨之資財而以之譯書報則民智之開指日而待也以之開學堂則人才之多不可勝用也以之興工藝機器則商務之盛甲於地

球也以之設警察則路不拾遺也以之辦民兵則國勢之强雖合歐洲諸國之力莫敢予侮也移而用之他事亦莫不皆然矣夫所謂政治者不外以地方人民之財辦地方人民之事而已是即人民以己之財辦己之事也以己之財辦己之事雖傾家破產而不爲過若以己之財而獻諸行路之人仇敵之人雖一毫一釐而亦有所不可夫彼外江佬之偃然稱爲官者皆以行路人視我民者也彼滿洲逆黨之費盡心力以防家賊者皆以仇敵視我民者也我竭吾財以供奉之而彼豺狼狐狸豈甞有一言之感謝反以我爲亞更以我爲羊羖謂此蚩蚩者照例應替人作馬牛出其滿身臭汗馱此臭銅錢以供吾輩大人們老爺們之揮霍乃其天職也云爾而我民之蚩蚩者亦果自認此爲己之天職樂獻其財于豺狼狐狸以爲榮以爲快是實可謂亞更之魁而羊羖之傑也人苟甘心爲亞更之魁羊羖之傑夫復何言獨惜我東南錦繡一奧區人民土地財產皆可以敵歐洲之一國而我民涉重洋冒萬險一縷一血一粒一汗所得之區區曾不足以塡賊黨之谿壑於萬一也我國民而猶不悟也則吾於豺狼狐狸之逆殺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飲氷室自由書　　任公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鬭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斲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減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鬭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夫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鬭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刼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欷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

厠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旣服公理矣通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即爲聯合察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鏁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已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咸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蒙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討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擧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游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旣乃成萬法精理以千七百五

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眞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敎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寖寖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敎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爲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爲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部是也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堂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

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實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六歲

學說錄要

蒙的斯鳩曰凡屬圓顱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于未晝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寧惟是又當適于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于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于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

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即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學（即格致學）之旨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眞精神也眞精神者何即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

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得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盧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慴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

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莅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尚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

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眞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則

一時無戰亂而已

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恆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眞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眞治矣既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于昇平太平是也既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隤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抗抵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

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既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獰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查爾第十二嘗有所命于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强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唯從命由此觀之一隻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

必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畧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閥閱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規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

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于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有黠鼠說貍奴使繫鈴于其頸爾後貍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于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于貍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猫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

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僞之氣而已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强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未完）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于人間者隨時裒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箑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

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撓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覗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覔有為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湊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湊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惧者非具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尚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夫萬善之首必曰信萬惡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想者是為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為不信于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為不信於一念頃而自

放逸者是爲不信於常精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于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于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大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日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威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蔡孟博

國家之有主權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權也權散於私民則渙散而微小歸於統一則强大而堅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權之國家國家所主之權國民所與之者也國民之權大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大國民之權小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小此二權者有聚分之別無上下之分故所聚之權常視其所分之權爲大小强弱故善治國者常行其强大國民之權而舒伸之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以强大舒伸今之環球諸强國是也不善治國者常行其弱小國民之權而屈抑之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國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過逞一已之私而侵奪人民之權人民之權既就於消亡而已之權隨之以化爲烏有其眼光如豆祇顧一已不顧大局祇顧一時不及未來野蠻人之思想作爲種種如是亦可笑已

批

彌勒約翰言專制之國必無愛國之人若有之則其君主一人耳可爲此文注脚

以大智大慧人觀小智小慧人之舉動不覺其可笑祇覺其可憐耳

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於自由必不可以奪之可以奪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志尚可以奪之則無不可以奪之矣中國無具此不可奪之志烏能與自由者享自由之權利哉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已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於人無尤也無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無其力量則不能置足於大地爭競之塲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隨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現象隨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國家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有自主之志行蓋深知國家自强之大根原也

批

志之自由則思想之自由也爲一切自由之起點

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數語德國學者所稱道之說也

馮懋龍

有剛毅之心而後能獨立有溫柔之心而後能合群合群尚文獨立尚質春秋之言文質即

所謂獨立合群也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文三代之前據亂而作質也春秋改制文也故春秋始義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故合群之中有獨立獨立之中有合群人人有剛强武勇之心自然有獨立不羈之氣人人有親愛溫和之心自然有合群不散之念獨立者剛也合群者柔也剛與剛對自生柔便是無剛質家尊尊文家親親人人皆尊自相親便是無尊故合衆獨而成群合衆質而成文群之又群是爲大群文之又文是爲大文如此即可謂之大同之世

批

天下事理有許多相反而實相成者如獨立之與合群如競爭之與和平如自信之與謙讓等類是也此外尙多

馮斯欒

夫以人力用事者未有不爲天妬其始也用大力以壓之其中也壓之不已則百計以阻之其終也阻之不已則又多方以敗之常欲敗其成功而甘心焉凡辦事者是以人力與天然力相戰也戰而勝則得享其功若畏而不敢與戰必終爲天然力之奴隸故欲脫天然力之

羈縻者必出其强力與相抗抵務使之避舍而後已然而所辦之事愈大則其天然之阻力愈甚固非容易制勝於一朝也故或有僅及身而成功者或收功於身後數十百年者一因乎其事之大小爲準夫與天然力戰者非有二力不能勝一曰剛毅力二曰冒險力有剛毅力則不移不屈可能持久而立於不敗之地有冒險力則無躱避不畏强禦可以進取如是方可以一鼓而勝不然則一而再再而三終未有不能勝者也然而辦大事者雖不可即覩其大功然隨地亦可覘其小効其小効爲何即險阻困阨是也經一險阻即收一步之功故吾人辦事當不以無險阻困阨爲幸而以多險阻困阨爲幸不求目下之即成而求在于異日不以無險阻困阨爲幸則無規避心不求目下之即成則無苟且心

批

甚是　勉之

周　逵

治一羣之條理謂之律法律法有二種一合一羣之律法一保一羣之律法草昧之時公理未明則一羣之內爭端甚多即合一羣則必有息爭之條約是爲合一羣之律法所由來在

公法謂之性法即如今訟獄條規是也天下不只一羣一羣不振則必居他羣之後或爲他羣所弱故必有自保之條理是爲保一羣之律法所由來凡一切敎養之法皆是也二者具備然後爲國二者皆美善則其國日文明也一統之國無國與相比較只知有息爭之律法不知有自保之律法何也只有一國無國以相形則不知己之爲一國安有自保一國之律法此律法既無則國無進步無進步則日趨日下矣中國閉關自守之時無國與相比較凡一切律法皆從息爭起見務爲種種彌縫補苴抑弭防制之法只求君民相安無事而已於敎養之法毫不講求非不講求也實不知也老氏之學所以日盛由此宋學之興由此今日之弱亦由此

批

中國敎民養民使民智日開國步日進之法除六經百子外二千年來不特無此制度亦無此議論亦無此思想奇甚

中國無國以相形其希望甚窄僅有六經所言唐虞三代大同之影以相映故宋儒倡復古等說因慕古故薄今

能思想然後能有議論能議論然後能有制度故思想自由爲最要言議自由次之行爲自由次之

中國復古之說。由于無國比較。可謂洞見本原。

楊玉伯

嗚呼。人之好生惡死者。亦大惑矣哉。推其心。以爲我之所以爲我者。惟此七尺之軀殼而已。使無此。我何有哉。此由思想未透之故。夫身者非他。我所用之器具機械也。我者非他。天地間不死之靈魂也。有形者非我。無形者乃我。可生可死者非我。不生不滅者乃我。我也者。不論形骸之修短。不分世界之古今。不問山海之遙邇。初如何。今亦如何。天有常。我亦有常。其靈足以生百體。其力足以運全身。腦筋也。肌骨也。齒牙也。血管也。脾胃腸腎也。指甲毛髮也。凡定質諸屬。我所生者也。至若精液若膽汁若血氣若涕涎。及一切流質諸類。我所運者也。皆我之靈爲之。亦皆我之力爲之也。然我何以造此有形之身乎。因我欲度衆生。救衆民。不忍一人登天堂。而置憒憒者於地獄也。故造此以爲度人之器具。救人之機械。人人得而共之。非我一人之私有也。我即大衆。大衆即我。雖大衆不知有我。而我無時不心乎大衆。我其

勉哉。勿徒齒於人類也。

批

羣學家之言曰。凡野蠻人不知有我。雖然。我亦有二。有對於萬物而自我者。則軀殼是也。有對於軀殼而自我者。則靈魂是也。孟子曰。物交物。上物字則對於軀殼之我也。下物字。則對於靈魂之我也。物既有二。則我之必有二可知矣。最野蠻之人。并不知有軀殼之我。次野蠻之人。則不知有靈魂之我。故能知兩我者。可謂文明之人矣。若夫佛之無我相。孔之無我。又不可以尋常之界論之矣。能知此義。眞乃游行自在。得大無畏。

曾廣勷

今之世界。腦與腦爭之世界也。非人與人爭之世界也。人與人爭。腦與腦爭。同是人爭耳。何有分別。不知人爭與腦爭。蓋有界說。人與人爭者。干戈擾攘。日爭土地。殺人盈野盈城。此等是有形之爭也。腦與腦爭者。格致、火輪、機器等。皆出於思想。而其思想皆發於腦。此等是無形之爭也。人與人爭。腦與腦爭之別。在有形之爭。無形之爭之異耳

批

剖析甚精。雖然。腦者終屬於人之一部耳。以之與人對舉。究不合論理。無已則改爲軀與軀爭可乎。

外論彙譯

大政策與小術數

譯東京日日新聞

行大政策者。必不要用術數。其目的。其手段。須光明磊落。據俯仰無愧之見地。不必瞻前顧後。苟能如此。乃所謂正直最上之術數也。

一國之外交者。以保全其國之生命與權利爲第一目的。苟遇有可以進取之餘地。務伸張其利益。此目的爲列國之所同。苟不至因此而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則公然主張之。斷然確行之。不可有些毫之踟躕。

亞細亞之大陸。與太平洋之西北濱。正屬我日本之利益圈內。而淸韓兩國之條約。於我之利益亦不小。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當確保之。須收其成果。因此必要之施設。必政府自爲之。自爲之而令人民經營。從而保護幇助之。苟國力既足。不可不急圖其功程。因此決不必瞻前顧後。亦不要隱密陰秘。我日本政府之外交。曾無出于此規矩外。吾曹之所確信也。如前此三回之日俄協商。實可徵驗我外交之公明手段。將來於此等協商之範圍。處理我日本之權利利益問題。亦公然進。斷然行。不必顧慮回避。無論俄國之於東亞與中亞。



曾用種種之術數。雖畧有成功。然此不過對弱小未開之國而已。至於與列國利害相衝突。遂決非小術數之所能解。試以歷史證之。則如俄人近對韓廷之政策。俄之使臣往往好用術數。至終局不唯無成功。且並亡其實迹。韓雖小弱半開之國。然今在列國競爭。其於二三國間競爭之體段已成。我日本於韓之商權商利。明爲與國之所認。則我確保之伸張之。又何憚焉。且對列國亦不必用隱密陰秘之手段。試觀俄之經營東淸。彼獲淸政府之約諾。與英國之協商。殆視滿洲如在其版圖內。鐵道之敷設。官廨之建築。兵士之駐衞。皆公然經營之而無忌憚。今我於韓之條約。與協商之條文欵項。固不能與比。雖因吾曹不敢如俄之對東淸同一經營。然苟能於屬于我之權利。遂行之而無一毫逡巡缺憾。即使萬一與國之利害。或有影響相及之疑。然亦可更爲新協商。不然則唯有直進邁往而已。若夫避公明而依隱秘。陽裝無爲而陰施措置者。此本非大國之國是。亦我當局之斷信其不可爲也。

抑外交的進取。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故國力若有不足。則徒用小術數之陰謀耳。如國力之果足也。則直不必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唯公然爲之。而啓發東亞之文明。我日本雖小。亦負一部之職任。邦人當宜覺悟。在于不可免之運命也。

猛省錄

東亞危機

譯西十一月二十號時事新報

東亞之現狀。岌岌乎其危矣。豈得等閑而視之哉。南阿事件。有大關係於極東問題。然攷世界之大勢。漸淪暗昧。有不堪問耳。所可最注目者。法清於廣州灣之問題是也。余先欲叙該問題。願讀者察焉。余與廣東某道台。曾相見於上海。聞法國有要求廣州灣附近五砲台之事。特將該道台自繪之地圖。刻於新聞紙。以公諸世上。而此地圖者實關係於此事件也。又聞該道台說及清國政府決意拒絕法國之要求。無幾而廣西提督蘇元春奉命南下。特查辦此事件。於去月十八日抵廣州灣。此人即清國有名之蘇將軍也。乃斯時商辦其事。彼此互執强硬之說。然觀其所爭者。在讓與硇州砲台否。當此時蘇氏部下之兵。與法兵忽然衝突。其中不知有多少負傷者。然此兩國之兵力並樹。清國則兵六千。法國則碇繫軍艦六艘。又將增加廣州灣之守兵。當時之斯晤氏。公言法清兩國外交上之關係。已達危機。盖法國者由來欲占領廣州灣。爲經營南淸根據之地。進而占領　高州　廉州　雷州　瓊州　硇州及其他之要地。與東京相

呼應。其意欲牽制廣東西部海南之島。故極力要求而不肯罷手。此其故矣。然以清國勢力雖微。究不欲讓如此要害之地於人。是當然之事。即反抗其要求者。固其宜也。據聞劉永福亦率旗軍二千人前往廣州灣。南清之狀態已如此。而俄國以英杜之交戰爲奇貨。頻張其分割主義。則法國據南方。德國據山東。俄國漸次飽其欲於遼東矣。有謂俄之外相。在法京巴黎密協議外交之問題。蓋風說也。抑又有虛傳風說。謂美國抗拒歐洲諸國。使不得分割支那之土。其論竟達於上海。又美國持開放主義。說於德俄兩國等語。今總理衙門命浙江總督男爵李氏(前上海道台)謂意大利在浙江地面上經營。須要戒嚴之云云。時局岌岌。又見韓國內有日俄二國之關係在焉。則知東亞之危機。漸覺迫近。試觀今日東亞之問題。非百尺竿頭僅進一步乎。

廈門事件

廈門許日本設專管居留地之事。前經已調印許可。由虎頭山下起。西至瑞記行埠頭。東出草仔鞍。接續居民之街道。北達于洗布河。南至于海灘一帶之地。外尚有細則甚多。以西曆明年來春議決。又昨日日本以五事要挾我政府。內四條皆諾之。唯關係于

官吏免黜一條。俟日本新任西公使着任然後再議。

法國增廣州灣兵隊

前報載法國恃强要索我廣州灣相連左右之地。以我政府拒其所請。法人之意必不肯罷手。遂于廣州灣重增軍隊。其意想必以軍力相挾矣。

意國軍艦之來

意國以所要索之事未妥。今忽以艦隊來。其意與法人同出一轍。

記者曰。歐洲對中國之策。前時則多用柔而少用剛。今則全用剛而絕不用柔矣。蓋洞知中國委靡不振。腐敗已極。斷不敢與之相抗。于是嚇之以强詞。迫之以軍力。視一鎗一炮爲對中國極利之器。往往以些少之軍兵來。便得極大之利益以返。久之遂擅爲外交上之無上善策。

美入瓜分中國之局

据華盛頓公報。美國政府欲與歐洲大陸諸國。同分中國。美之民人于清國領地內。得與同一所得之權利云。



論英杜戰爭

英杜戰爭出于國利之衝突。英若曰。被制限移住。則我國利不能完。杜若曰。不制限來住。則我國利亦不能完。各各打算己國之利害。不復他顧。由世界之上觀之。則孰曲孰直。不難剖分。四海之內皆兄弟。而杜之禁制來住。雖頗覺曲在彼。然於國民之生存。是亦有出于不得已者。英又嘗于己之屬地制限異種之來住。以限制我日本人。而今則鳴杜人限制英人來住之非。誠爲可哂。夫英之對南阿政策。視之如眼中刺。必盡除之而後甘心焉。不復顧他國人之論其孰是非矣。

英與杜各顧其國利。不問他國之賛成與否。雖然。毀富人之高樓。無甚深憂。若失貧人之一舍。則寢食無所矣。今大國與小國同爭國利。然大國于區區一地。尚不介意。至若小國則渺小之地。猶關乎死活之問題也。大國與小國共立于世界之中。大國固當容忍小國。然大國爲國利。小國亦爲國利。必不能獨咎。英之討杜。固出于國情之必須。然杜之察事。亦未免太失于輕率也。

戰爭之結局。難遽判斷。英未能立即制勝。以英之勢力未足也。觀其歷史。往往於爭戰之初。必躊躕逡巡。屢次退卻。將垂于全敗。然後漸占地位。遂經歲月。竟達其志。其終于全失敗者。惟在美國之役耳。其他則初雖凶而久則變爲吉。今杜之事。比諸美國之獨立則小。而比于埃及之亞拉卑事件。及馬支事件則大。其果能如美國之成功乎。抑將如亞拉卑之運命乎。此一疑問題也。

合衆國之獨立。人口大約三百萬。杜國之現狀。白人二十五萬。土人六十三萬。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民智頗開。產業亦進。杜國之現狀。無智蒙昧。賤農賤商。恰如遊牧之民。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非于加奈陀之外。杜國之現狀。喜望峰殖民地與羅德沙。皆莫不非假道于敵。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雖然。杜國位于高原。有天險之可恃。非如合衆國之易攻。杜國之蠻勇頑癖風氣。非如合衆國之迷于理。杜國統一于克路騎耳之下。非如合衆國之割据。然則杜國雖微。未必終不能獨立。雖然。縱令杜國至于獨立。而英國豈遂因此而墮其國威哉。不因一勝一敗。而變其國是。英國當不失爲英國也。

英國對南阿兵力

英國關于杜蘭斯哇兒柯連支之兵力。據正確之推算。則杜國之人民中。有服兵役之義務者。總計二萬六千五百人。內由十八歲至三十四歲之壯丁。一萬四千一二百人。故實際從軍之人數。大抵不出二萬人。又柯連支自由國之常備兵。平時不過備騎者八十名。總體之兵力。約有二萬人。兩處合計雖有四萬五千六百人。其中除壯年二萬五六千之外。餘多不堪從軍。而英國之陸軍數。有如左之巨大。則將來之勝負。或可卜矣。

常備兵并豫備民兵	三四五、九七〇	民兵除豫備	一〇七、八〇〇
印度義勇兵	五〇、〇〇〇	義勇兵	二三〇、〇〇〇
加奈陀及他殖民地民兵	二八四、四〇〇	印度土兵	一五〇、〇〇〇
總計			一、一六八、一七〇

英杜兩國目下之形勢

據昨日之電報。在拉他爾英軍司令官苛限德。爲援中將之左翼。派遣二千兵。被敵軍

圍于山中。或戰死。或負傷。遂全降于敵云。英軍取如此之大敗。一何失機至此。苛限德將軍前于印度、埃及、緬甸、屢有戰功。聲名赫赫。乃今日之失策。雖不知何基。畢竟英軍之數。少于波亞軍。所以致此過失之原因。不可不知也。然則今回之戰敗。不可獨咎將軍。實因英國政府。第一誤解波亞軍無意于戰。第二準備戰鬪之後。第三兵數及戰鬪力之寡弱。不得謂非政府之責任也。今據近日倫敦之新聞紙所記。開戰以前。兩軍之數。列之于左。

英國軍		波亞軍	
五千人	在拉他爾國當德附近	五千人	在當德附近之境上
二千人	於拉馬多路巴拉附近、不拉馬提督率之	四千人	在爽德士不利德及非柯兒克斯路德者
一千人	在卑德兒馬利比爾(拉他爾國首府)附近	二百人	着附于戰地德人
二千人	此既由印度到者	三千人	在北塢亞拉冷境上克狠遮提督率之
計一萬人	此可直用者	八千人	在沿拉他爾國境各地
一萬五千人	此既由英國出發者	計二萬零二百人	

合計二萬五千人　喜望峰守備軍不入

約二萬八千人　此由柯建支自由國繰出者

合計四萬八千人

杜國之兵制戰術

杜蘭斯哇兒之常備軍僅五百人。號爲國家之炮兵。有一箇聯隊而已。本隊受德國人及和蘭人之訓練。砲術頗精。分駐于首府不力多利亞。及約哈里斯不路等各地。向日其兵器極粗惡。近日輸入德法兩國之利器。其精銳無比。此常備兵之外。全國人皆可爲兵。男子自丁年以上。皆有服兵之義務。波亞人各必有馬一頭。銃一梃。一令下召集。則置鞍于馬。懷一片牡鹿之乾肉于嚢中。有名之大將必多。鳩不兒氏總之。軍律極粗漫。司令官徒有其名。兵員多各自行動。不用司令官之命。故隊伍甚不齊。而服色又各異。但其彈射之術甚巧妙。有百發百中之稱。故常所帶之焇藥彈丸亦少。此因平生以獵鳥獸爲生故也。彼無衛生隊之設。又無兵站部之備。要之波亞人之戰術。亦半是野蠻。而無一定之規律也。

南阿戰報

絕英軍之交通○力底斯尾士之交通。於西曆二日爲敵波亞軍所遮斷。

切斷海底電線○摩爭比克德拉岳亞間之海底電線被切斷。故電報之通達甚遲。

海軍大尉負傷○英國之海軍陸戰隊中號巴哇非兒之乘組海軍大佐鵄頓氏。爲破滅彈所傷甚危篤。

力底斯尾士之重圍○波亞軍既占領可連疏。遂圍力底斯尾士。苛隈德將軍負傷。然此事尚未確實。以上西曆十一月二日倫敦發

英軍之死傷數○於力底斯尾士。關于苛隈德將軍者。祇死傷三百一人。但於以可兒爽瀝克死傷者甚衆。共約有數千名以上。計戰死者百九十八名。負傷者八百二十名。更有行隊不明者千二百十四名。

波亞軍之死傷○乃路夫翁天之戰。死者七十三名。負傷者二百名。以上西曆十一月三日倫敦發

英軍退却○法國陸軍省。接到英軍由可連疏撤退。更集其兵于南方之報。西曆十一月五日西貢發

美國之非律賓島政策〇美國之非律賓處分調查委員。以書歸告大總統勿傾力氏。以非律賓人無完全自行政治之能力。勸告美國握其主權。保有非律賓群島。西曆十二月四日倫敦發

英國之援軍〇英國一等巡洋艦。號梯利不爾。載陸軍士官向達棚出發烏不他雲。又以甲裝鐵道列車載他不崙。由支利亞隊。赴援限利砲壘之守備隊。

力底斯尾士交戰〇力底斯尾士十一月三日之報告曰。非連支將軍昨日率騎兵及砲兵出戰。砲擊波亞兵之陣地。我英軍無負傷。又不羅爾哈士德將軍。本日率騎兵及砲兵於力底斯尾士之西南。與敵交戰。我負傷者甚少。又敵昨日連用砲擊。多數之破裂彈散落市街。

英軍死傷公報〇公報記左翼之死傷者八百四十三名。行隊不明者三十二名。烏羅士他兵十名。愛蘭非支利亞兵砲兵之戰死者十名。負傷者百五十名。其後百名由力底斯尾士逃歸。

波亞軍前進〇波亞軍之前隊已達可力斯巴兒。

英國中將死亡○於力底斯尾士之戰。駕華夫爾艦之海軍中將鴉頓氏。負重傷。今遂死去。以上西曆十一月六日倫敦發

西曆初三日。於九多路不戰鬪。英軍司令官不碌路哈士大勝。遠逐波亞軍。破壞其大砲。

又不路華拉之戰。英軍死傷者甚少。

英軍之陣地安全。防禦堅固。糧食彈藥亦皆富足。

英杜兩軍日日多在美夫傾戰鬪。英國守備軍之形勢俱善。

波亞兵於九多路不之戰。死傷甚衆。

由傾巴力距七里。德北路士之爆裂藥庫。被波亞破裂。三十五頓藥皆消盡。震動尤甚。

初三日英軍之戰勝。於力底斯尾士之南方。英國之步兵驅逐波亞兵於鳩騾拉之平原。英騎兵於側面擊之。盡皆掃蕩。以上西曆十一月七日倫敦發

英國更派遣一軍團于南亞非利加。目下盛做準備。

武裝列車。以初四日。得無事直達鳩翳拉橋。以此觀之。則波亞兵被遠驅逐矣。

英國夫連支將軍騎兵司令官。已赴喜望峰殖民地。

波亞軍一部隊。侵擊斯爾冷德。以上西曆十一月八日倫敦發

英國少數之輜重護送兵。於不路華約附近。爲波亞兵所攻擊。有六人行隊不明。並輜重皆失之。

英國以苛咽翳路砲三十門。及各兵員一千百三十六人。成攻城砲隊。由德翁波多乘船。受出發之命令。

據騎不他雲九日發之報。不拉中將同日接苛懷德之手書。苛懷德將軍之報告云。波亞兵以長彈之重砲數門。日日攻擊。然英兵死傷者甚少。砲壘日加堅固。糧食十分豐足。波亞兵向休戰旗發火。工兵少佐騎路氏被傷。

鐵利不路。師支士兩艦。已到着拖安港。以上西曆十一月十日倫敦發

據七日亞利華路。羅路士(在喜望岬殖民地柯連支 自由國之境附近)發之徠梯路通信云。波亞人于遮毋斯他雲之南方。切斷電線。而强勢之波亞軍屯在于距八里之地。

波亞軍於柯連支河之支流。打路頓斯步德。切斷苛沙之渡。由左亞沙母至拉亞路斯不德之間。皆不能通。

於傾巴力貯水塲之南。英軍之前哨。四日以來。不知其行隊。被敵軍多少捕虜。以上西曆十一月十二日倫敦發

据公報云。波亞軍于十月三十一日。襲擊亞夫希傾克。用破烈彈砲轟發。英軍死傷者十名。多夫柯路德第四聯隊大佐。馬路沙母氏。及連發銃隊之斯拔奢路氏。俱戰死。

西曆十一月十三日倫敦電報

俄國之大運河

俄國政府欲計畫于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開鑿運河。命當局之官吏。再加精細調查實行。其豫算經費二千萬磅云。

俄國新增東洋艦隊

聞俄國有增艦隊於東洋之意久矣。據俄國軍港西伯斯德坡海軍部內之風說。謂見西伯利亞鐵道之落成。其期尚遠。日本之海軍擴張甚盛。俄國政府不堪杞憂。欲維持其

均勢力於東亞。乃決議來春派遣巡洋艦三艘。砲艦二艘。水雷艇數艘于東洋。其中巡洋艦一艘。現下在美國造船會社製造之。俟來春落成。由美國直廻航抵東洋云云。

俄國欲於阿富汗斯坦延長鐵道

乘英國專意于南亞非利加之戰爭。而歐洲諸强國中。必有借隙而遂其野心者。亦人之所意料也。而先開其機者。則有俄國。其駐阿富汗斯坦之俄國辦理官。要求欲於此地。延長己國之鐵道。但不得應允。于是惹起非常之騷動。同時於俄阿兩國之境上。兩國之人。互相衝突云。

阿軍鵶度之血淚

南洋之奇傑阿軍鵶度。近出檄文。義憤之聲。慷慨之字。令人不堪卒讀。勸非律賓民人之無官職者。歸事農桑。痛罵美國膨脹主義者之不德。且曰、非律賓之軍隊。擁護正義。萬死不屈。寧死而不爲他人之奴隷。美國之承認非律賓之獨立。有一大黨派。主張履行當初之約言。是故吾人懇禱神明。使美國之德木拉多黨。次回秉權。而欲以武力强屈我。持膨脹主義者。令其終歸于失敗云。

而仲尼刪書猶登鴻範者。明夷六五。趙賓以爲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蓋易與箕子。若爲兩途。彖傳于明夷。一曰文王以之。一曰箕子以之。獨以二人并稱。緣伏羲以河圖爲周易。而文王衍其詞。禹以洛書爲洪範。而箕子衍其義。文王之說。當行于域中。而箕子之說。可被于營州玄菟之境。與中國之教殊矣。錄之者見施政要服。有與京周異術者也。若夫督宗之教。于五福六極。固非所信焉爾。雖然。禹與箕子之陳鴻範。亦草創之初得其物義耳。其精者則固異於禍福感應之說。而知各質散點相吸相離之自然。此其說在莊子天運。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以上莊子 九洛即洛書九疇。六極五常。即六極五福。而其事由於帝王之自取。非由上皇爲主宰。亦無沴眚符瑞以爲勸戒。其成敗治亂。應其行政而

致。若天運地處。竟無主張維綱也。此則非墨子所知矣。命之爲說。公孟祗言貧富壽夭。而墨子復增以治亂安危。蓋誣儒者矣。治亂安危。惟人所措。至於貧富壽夭。則固有說。如伯夷之夭。原思之貧。此自志願。又不可言命也。若夫單豹之遇虎。則夭有命矣。鄧通之寄死。則貧有命矣。所謂命者。詞窮語絕。不得已之借名。其所自出。則佛氏亦以爲因果。是又以禍福感應與定命合而爲一。其論巧矣。然師子尊者受揮刀斷首之禍。而佛亦罹木槍馬麥之患。雖至成道。尚不能免難。是則其所謂因果者。乃恩怨之報酬。而非善惡之賞罰矣。余謂報酬之義。異於鴻範。蓋非自主宰。而在私相予奪。此固理之必然者。懸土囊而擊之。則土囊亦反觸人。物莫不有躍力。況有知者乎。呂覽誣徒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然則命固有偶遇者。而亦有由於報酬者。然非如佛家所謂前生事也。自吾始祖以往。魚鳥獸猿之祖。不知其更數百世。吾豈能知其恩怨所在哉。德幾無小。滅宗無大。九世之仇。百年之德。至於今而始報之子孫。即報者亦不知其所以。蓋先人之神識伏藏體中也。是故易說餘慶餘殃。必以家言。明其報復在種胄也。凡言命者。斯亦一端。至夫祿命推驗。

則非可憑矣。全謝山原命。引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懸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董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磐。皆同甲子而絶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于王大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余謂同物相應。多在細微。而非祿命家所能推。以余所見鴻臚卿朱克勤。與大學士李鴻章。生同物。而朱夭李壽。顯晦亦殊。然其女則先後適張佩綸與偉才與左宗棠。生同物。後左爲大帥。屠寇數萬。與爲屠者。刲豕數萬。然則擇習多殺。則同矣。而升沈榮辱之事。長短久近之期。則截然各異。以此知支干甲子所應非誣。而毫毛冥合。無關大體。是豈祿命家所能知乎。故古之言知命者。謂知其不可如何。而非謂其機祥算數也。要之一人際遇。非能自主。合羣圖事。則成敗視其所措。故一人有命。而國家無命。荀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覇。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天論篇 此以見一人之命有定限。而一國之命無定限也。又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是則以天爲不足稱頌。而國命可自己制。其何有天哉。曰。天者自然而已。曰命者遭遇而已。從俗之言。則曰天命。夫豈以蒼蒼者布令于下哉。嗟乎。愚者之頌天。宋偃之射天。上官安之罵天。其敬慢不同。而其以天爲有知。或則哀籲。或則怨望。其愚一也。漢世之儒。勿信禍福感應而獨言命者。惟王仲任耳。然執泥小數。至謂項羽用兵。實過高祖。其興亡亦由天命。若國之安危。亦不能不出于此者。是亦固矣。若夫大儒之說。天無威慶而人有報施。

一人則成虧前定。而合羣則得喪在我。斯所以異于蔭隲下民之說也。

右三事儒術所以深根寧極。無出其範者。神怪之教。嬰之自潰。味此而言儒。漢後所以無統紀也。非儒有抵誣孔子語。則所舉儒說。亦必不可盡信。其駁昏喪諸禮。又皆小節。故勿論。

附錄

作儒術眞論已。檢梁書至儒林范縝傳。觀其神滅論。卓詭倜儻。與余合契。蓋卯金以降。儒流論著。鮮其疇矣。惟知言命而不知非相。知遭遇而不知報施。知無鬼而不知有物。知人物有知。而不知草木亦有知。是其所蔽也。又言知此神滅。所以救浮屠之害政。絕桑門之蠹俗。則與博奕姚崇所見亦同。要之微言眇義。洗心藏密。節者有間。而舉刀無厚。固非退之輩。馳騖于外而不知其內者比也。今取其論。著于左方。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于

此稿未畢下期續印

公使怒議不協。引兵而去仁川。人心洶洶。市民皆荷擔而走。王妃避亂。尙在山中。魚允中金允植等。掌握政權。時朴泳孝心懷密策。調理日韓之紛議。自仁川馳歸京城。盛服直至宮中。見允植允中曰。使淸兵而拘囚大院君者。是傷我國本。並予驕淸將來干涉我國事之口實者也。雖然。今悔之旣晚。抑以淸兵爲我戍衞。是遺後日之大患者也。不若請英米諸國。借同盟之兵艦。暫時託警備之任。如此。假令有一二國。抱不良之志。且無奈我何。不然以朝鮮一國之形勢。不能抗俄淸日之一邦。借淸之力而不可防俄。倚俄之兵而不可抗淸。非深仗公明之國。如歐之瑞士比利時諸邦。委於各國均勢平權。其曷能有濟也。時泳孝所陳。辭氣激昂。吐露肝膽。列坐皆不感動。獨允中雖覺其非。而恐失其後日之權勢。固執不聽。越日泳孝帶詔傳命。使僕謁見國王。國王謂賤臣曰。今悔不用汝之意見。內災纔靖。而外患迭乘。實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汝爲宗祖宗廟建善後之策乎。僕不勝感激。誓以死報國家。後卑見多所建白。雖然。允中等不容僕之說。面從而心違。殆日韓約成。泳孝爲大使。僕托從遊覽。再遊貴國。留而不歸。以待時機之至。雖然。以國王屢賜書召還。遂決意還朝。謁國王上治道之

策。又言派俊才於海外。使受教育訓練。國王嘉納。直選拔士庶人之子弟四十餘人。使遊學貴國及米國奈閔氏之門。惡僕如蛇蝎。蓋僕之所主者。欲信交貴國與米國。而振作國家。彼之所執者。在隸屬清國而執保守之政。兩不相容。逈如水火。幸以國王之信僕甚厚。未遭貶斥。先是魚允中等之黨人。威權漸衰。李祖淵閔泳翊等。代握政柄。粃政倍於前日。賣官鬻爵。凌轢搢紳。虐待民人。憑權藉勢。倒行逆施。無所底止。加以閔泳翊倚賴清國之迷夢。猶未醒覺。延李鴻章之幕賓德人穆麟德者。爲其爪牙。欲藉清人之力。以刑戮不尊清朝之忠臣義士。遠流其親戚子弟。斷行刈枝絕根之陰謀。既而其謀稍洩。泳孝等慨其無道。竊勸國王退姦擧忠。斷行改革。以救國步之艱。挽回頹勢。無如國王仁柔不斷。於是英植光範等。定策於禁中。擧大事。遷王於景祐宮。托日本星使擧其警備兵。而使守王宮。除君側之首惡。更革內政外交。欲大有所爲。時清兵來襲。王師將潰。僕等欲死生從王。朴泳敎諭曰。空死不若立節。滅名不若報恩。國家之前途遠大。少壯有爲者。非可徒死。請汝等爲王家努力。王又頻促之。僕涕泣而訣別。賊兵圍王。矢石如雨。英植泳敎以身護王。而奮呼曰。外臣無禮。不知堂堂

朝鮮國王。賊兵辱罵曰。斬姦臣。擒逆賊。泳敎知不免。正衣冠而仰天曰。皇天若有靈。鑒朴泳敎之孤忠。使我宗祖之山河。免外兵之蹂躪。使我王莫受奴輩之辱。予足見稽侍中李侍郎於地下。語未終。賊兵群集。斃于亂刄之下。兇徒猶不厭飫。寸斷忠臣之骸體。而棄之路傍。英植以下之忠臣烈女。其死節之慘狀。豈忍言哉。更轉語笑曰。往事茫茫。南柯之一夢耳。嗚呼。歌舞已爲前日之事。烟霞非是去年之春。敗亡之士。夫何足言。

後月餘。慷慨戇直之徒。不平滿腹。俠氣振腕。欲擁古筠居士渡海。將有所爲。政府探知之。警羅四張。法綱塞道。持滿而不發。欲見機而一擧捕獲。散士聞之。一日從容謂居士曰。古語不云乎。灼灼園中之花。早發還先萎落。欝欝澗畔之松。歲晚猶含蒼翠。賦命有疾徐。躁進徒勞耳。足下年壯氣鋭。才智有餘。却恐爲才所使。遂買不測之奇禍。爲世俗嫌厭。爲識者痛惜。昔伍子胥一見公子光。知其他日必有所爲。退而耕野。五年閉口。而不談當世之事。拿破侖三世輕擧連敗之後。零落他國數年。深自韜晦。以待風雲之會。歐米近世有爲之英俊。免難去國。不能忍耐涵養以待時。急擧輕動。

陷於罪辟。或與無賴之徒謀。或染於妖冶之風。或沈於負債之淵。爲清議所貶。而沈滯轗軻終身者。擧不勝數。可不愼乎。冀足下深戒之。居士曰。謹謝教言。僕自幼遭逢濁世。當朋黨相殺。疑獄怨構之局。不知凡幾。得一生於萬死。而至今日者。豈非命乎。當此零落流離。不能執耒耜。不忍被僧衣。猶日夜栖栖不遑寧處者。殆因不才而廣結惡緣乎。僕之生命。時比鴻毛之輕。時比泰山之重。唯隨所遇而已。請足下勿復言。先是佛之騎兵。破於諒山之戰。沿岸虛擊。皆不奏効。懸軍萬里。遂知志望之不遂與清國媾和。淸人平生驕傲之氣益長。乃大言曰。纍戰而敗歐之雄邦佛國。勝東洋之强邦日本。於朝鮮恢復舊權。宇內又無足恐者。勇氣百倍。病獅再有嘯風之態。而顧我國情。惟見商貨日絀。民生日蹙而已。至能說外事。以國威之伸屈措於心中者。寥若晨星。散士本一介之書生。無拳無勇。非不知裨益國家社會之難。然欲效歐人殖民政略之熱望。一時未即冷却。因欲與慷慨有爲之志士。遠航南洋。蹈不毛之島嶼。別開一乾坤。以拾遺利。蓋欲使人人皆有高騫遠擧之志也。乃與清狂居士等。謀定其策。忽有小人讒之曰。是驅好事不軌之徒。外立基礎也。由是探偵周索。防搜嚴酷。無所不至。

於是同志散亡。散士深慨之。杖策欲飄遊東洋諸邦。啓行有日。偶病痾再發。乃擇幽靜之境。浴溫泉以恬養之。海南古狂將軍寄書曰。明春將遊歐米。足下無相與西征之意乎。散士固辭以無意於宦遊。友人來說曰。吾子常非議政府爲强暴於內。而弱媚於外。又謂爲苟且之政長。今政府新布官制。大行改革。以明責任之所歸。是非足下常所願見者乎。平日徒放空言。而不親任其責。豈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深恥乎。將軍初舉淸狂居士。欲與携手而遊。居士遭小人之讒。罹不測之變。今在疑獄。將軍知足下。足下以義俠自任之志士。豈厭爲知己執鞭乎。散士服其言之有理。欲徐徧覽歐洲之形勢。以爲後圖。且幸得遊於埃及。探我意中人之死生存亡。慨然附舟。繞遊地球一周。諸友祖道而至橫濱。一縉紳耳語曰。頃聞條約改正。進步更章。亦復不尠。雖然。却非無損國體傷國權者。吾子其深秘。於歐洲探之。果如所聞。待子歸爲祖宗山河爭之。若力不能爲。惟有掛冠而與子淚遊於水濱而已。子其勉之。散士敬諾。乃握手而別。

[illegible]

題星洲寓公看雲圖

倉海君

看雲不作狄梁公屈身幾以牝朝終看雲不作杜陵翁許身稷契仍詩窮男兒生果抱雄志
眼光到處古人避我所思兮大海南島上看雲有奇士丹青貌形不貌神茫茫雲海誰寫眞
直取乾坤萬古眼化作一氣相氤氳陽雲出冬陰雲夏魯馬趙牛物交化置身雲外看雲中
雲之君兮紛來下眼前所見雲非雲中有看者精神存古今萬事雲變滅嗟哉郁郁何紛紛
不見卿雲糺縵色但見浮雲蔽西北坐令下士懷百憂高天無青日不白平生長劍空倚天
未能劃斷雲連綿亦知陰霾勢非久其奈勃鬱當吾前登高邱兮望遠海八表停雲有人在
世間難得吉祥雲望氣空憐成五采九淵沉沉蟄者龍雲兮雖起將誰從雷霆收聲電收影
極目閉塞將成冬天地心留畫圖裡雲生海山吸海水淋漓元氣大九州霖雨蒼生以龍起

題無懼居士獨立圖

倉海君

舉國睡中呼不起先生高處畫能傳黃人尚昧合群理詩界差存自主權胸有千秋哀古月
目窮九點哭齊烟與君同此蒼茫意隔海相看更惘然（余亦有獨立圖）

雜感

敬庵

自笑生平孟浪遊、長年三島作居留。太平人國無驚犬。最是神皐盜未收。

大盜盜國盜亦侯。飢民千萬渡荒邱。虎苛不避泰山側。猶道逃存不異求。

碧眼紅髯霸氣新。開宗平等漫傳薪。張牙毒遍亞洲岸。未信黃人降白人。

歎惜中原事事非。依稀南望自由旗。東邦王氣消耶未。阿度風流忒耐思。

本館告白

本報館偶於九月二十三夜被火故近期報章遲未刊發今漸次復業除將本年例刊三十三冊補足外仍陸續出報

一本館現遷往橫濱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如有惠寄函件祈按址寄下可也

一本報派至三十三冊是爲發行滿一年之期屆時煩各代派處概行截算一回

一本報第一二冊所刊奉送字樣其原故已于第七冊表明總祈代派處按冊數收足閱報諸君諒亦不惜此區區也

一代派處如有未將實銷報價清交者尚請早日匯寄來館切盼切盼

一以後各埠致函本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須先付資然後寄報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發行之報章定自三十四冊起南洋美洲澳洲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日本及清國內地上海香港各埠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仙零售每冊二毫代理處在原價提二成作經費週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

一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仙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日郵已經設置之地

臺灣　淡水　朝鮮　烟臺
廈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雪梨各埠
舊金山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阪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戸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中外大事報館　福州閩報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海參威復泰隆
玻璃昌和泰　黑龍江華昌泰　仁川怡泰號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時利鐘錶店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啤魯埠根記